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联合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董海樱 著

商務印書館

201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董海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7210-6

I. ①1… II. ①董… III. ①汉语—研究—西方国家—16世纪~19世纪 IV. ①H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703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16SHÌJÌ ZHÌ 19SHÌJÌCHŪ XĪRÉN HÀNYŮ YÁNJIŪ

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董海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210 - 6

20 年 月 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 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策 划：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

主 编：李宇明 张西平

副 主 编：柳若梅

编委会成员（按音序排列）：

陈国华 冯 蒸 李雪涛 李宇明
柳若梅 内田庆市（日本）
马西尼（意大利） 孟柱亿（韩国）
王建勤 姚小平 张西平 张晓慧
张 博 赵金铭 周洪波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人初识汉语及相关学习活动	21
第一节 16 世纪西人接触汉语的背景	21
第二节 16 世纪西文文献中关于汉语的描述	30
第三节 西文文献中关于西人初学汉语的记述	51
小 结	59
第二章 西人关于汉语音韵的认识和研究	
——以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演变为中心	61
第一节 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最早尝试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	61
第二节 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注音读物	
——利玛窦《西字奇迹》	72
第三节 西人第一部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79
第四节 17 世纪西人论著中有关汉语音韵的研究及其	
注音方案	88
小 结	109
第三章 西人对汉字的解读及相关论争	
——以 17—18 世纪西人汉字观的形成和演变为中心 ...	112

第一节	17—18 世纪来华传教士对汉字字形与字义的释读	… 112
第二节	17 世纪普遍语言文字运动与欧洲学人对汉语的 诠释	… 130
第三节	17—18 世纪欧洲学人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论战 …	… 149
第四节	从探求“中文之钥”到释读汉字“214 部”	… 165
小 结	…	… 180
第四章	西人关于汉语语法的认识和研究	
	——以 17—18 世纪西人汉语语法论著为中心	… 182
第一节	耶稣会士最早撰写的汉语语法书 ——卫匡国《中国文法》	… 182
第二节	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书 ——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	… 191
第三节	一部综合性汉语语法论著 ——马若瑟《汉语札记》	… 198
第四节	欧洲本土最早出版的汉语大全 ——巴耶尔《汉语博览》	… 215
第五节	存在争议的汉语语法书 ——傅尔蒙《汉语沉思录》与《中国官话》	… 224
小 结	…	… 233
第五章	19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与西方专业汉学的建立	… 236
第一节	19 世纪西人汉语研究的开端 ——哈盖尔《边画译》	… 236
第二节	19 世纪初西人编撰汉—西双语或多语对照辞书的 探索和成果	… 246

第三节	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	267
第四节	雷缪萨的汉语研究与法国专业汉学的确立	277
小结	291
结 语	293
参考文献	296
附 录	321
附录 1: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罗马 1585 年版书影	321
附录 2:	基歇尔《中国图说》阿姆斯特丹 1667 年版书影之一	322
附录 3:	基歇尔《中国图说》阿姆斯特丹 1670 年法文译本书影	323
附录 4:	何大化《无罪获胜》广州 1671 年版书影	324
附录 5: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巴黎 1697 年版书影	325
附录 6:	卫匡国《中国历史初编十卷》阿姆斯特丹 1659 年版 书影	326
附录 7:	斯皮哲流斯《中国文献注释》安特卫普 1660 年版书影	327
附录 8:	韦伯《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即为原初语言之 历史论文》伦敦 1669 年版书影	328
附录 9:	基歇尔《中国图说》阿姆斯特丹 1667 年版书影之二	329
附录 10:	基歇尔《中国图说》阿姆斯特丹 1667 年版书影之三	330
附录 11:	缪勒《中国碑文》柏林 1672 年版书影	331
附录 12:	门泽尔《拉汉字汇手册》纽伦堡 1685 年版书影	332
附录 13:	门泽尔《古今中国帝王年表》柏林 1696 年版书影	333
附录 14:	傅尔蒙《汉语沉思录》巴黎 1738 年版书影	334

附录 15:马若瑟《汉语札记》马六甲 1831 年版书影	335
附录 16:马若瑟《汉语札记》广州 1847 年版书影	336
附录 17:哈盖尔《边画译》伦敦 1801 年版书影	337
附录 18:德经编《汉字西译》巴黎 1813 年版书影	338
附录 19:雷缪萨《汉文简要》巴黎 1811 年版书影	339
附录 20:雷缪萨《汉文启蒙》巴黎 1822 年版书影	340
后 记	341

绪 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只有超越了语言的障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16世纪下半叶耶稣会士进入远东地区之后,西方人便展开了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汉语的活动。至19世纪初西方专业汉学确立之时,西方人已对汉语语音、汉语词汇、汉语语法等各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编撰汉语学习辞书、汉语教材和汉语语法论著等方面都留下了很多成果。虽然欧洲各国汉语研究史的情况不尽相同,但都隶属西方汉语研究史的范畴,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内容,很值得学界探究。

考察西人接触和认知汉语的历史过程,不仅对汉语本体的研究和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研究西方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东传史以及欧洲近代文化史时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 几个关键词与研究范畴界定

既然是考察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接触和认知汉语的历史,那么这里有必要先对几个概念以及研究的范畴做一些说明。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的民族语言相遇,相互产生影响。语言接触通常被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进行考察,即研究语言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如何因民族、心理、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异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把语言接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便只局限于强调某种语言现象本身,而忽略了语言接触的具体背景与历史过程。因此,我们要把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相关知识和理论都引入语言接触的研究当中,不仅探讨语言接触的结果,而且还要考察语言接触发生的历史因素、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

“认知”(Cognition)是指认识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语言是人类独特的一种认知活动和认知方式。自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于1957年出版《句法结构》^①以来,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成了语言学的主要路径之一,而语言学本身也成了认知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语言的认知研究以人类感知世界的经验为基础来研究语言,以揭示语言的心智体验属性。20世纪80年代,语言的认知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公认的独立学科,即认知语言学。本书引入“认知”这一概念,并非从认知科学领域分析、描述或解释人类语言结构的认知功能基础,而是指西人对作为异质文化载体的汉语所进行的分析、描述或解释的研究行为、过程及成果。西人认识、理解和研究汉语的前提和基础是西方传统的语言思想、语言观念以及研究模式,从这一角度来说,西人汉语研究的成果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源于对自身语言文化的思考。

“西人”一词是“西方人”的简称,有时在文中也以“西方”代称。

^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邢公畹等翻译的中文版。

“西方”的含义比较复杂。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明清以来的“西”主要是指基督教文化大区,它包括了欧美的大部分地区。在本书中,“西人”主要包括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本土学者。

“汉语”一词广义上是指汉民族的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还称为“国语”、“华语”或“中文”。汉语曾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汉语的书写方式是汉字。

我们以 16 世纪耶稣会士在远东的活动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之间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语言互相学习和交流。在此之前,从公元 13 世纪起教廷陆续派遣教士使华以及以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人在华活动,他们都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但是基本上没有关于中国语言的记载。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从而彻底打破了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并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序幕。从 16 世纪初期起,西人始入南亚、东亚区域活动后便有不少出使报告、游记、信笺等文献资料传回国内,言谈笔录时有涉及中国语言文字之处。至 16 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后才开始有系统地学习汉语,对汉语的解析和认知逐渐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以 19 世纪初叶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缪萨(Abel Rémusat, 1788—1832)及其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作为研究的下限,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19 世纪初期是欧洲学院式汉学或专业汉学的形成阶段。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兰西学院开设了第一个汉学讲座,即“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雷缪萨出任该讲座首位教授。这标志着汉学开始成为西方高等学院的一

门正式学科。专业汉学的确立与汉语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雷缪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中国语言、宗教和古代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事业,并通过汉学讲座薪火相传。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开设汉学讲座,直接推动了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第二,19 世纪初期也是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开展汉语研习活动的重要时期。以 1807 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达广州为标志,西方在华传教活动开始进入以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时期。新教传教士入华后,同样面临语言的障碍。他们在借鉴以前天主教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方言的学习和研究,又与当时欧洲本土学者的研究进展遥相呼应,共同促成西方汉语研究新高潮的到来。

二 20 世纪以来学术史的回顾

汉语研究是西人从事中国其他领域研究的前提,是西方汉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外学者从总结汉语学习经验出发,对前人学习和研究汉语的成果非常关注。国内学者则主要从汉语本体研究出发,对外界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与成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段历史做过一定的研究,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有关研究情况做简要的回顾。

1. 关于原始文献资料的目录汇编

早期西人在汉语学习和研究方面留下了很多成果。由美国传教士创刊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曾在 1849 年的第 18 卷 8 月号上刊登

了一份长达 40 多页的汉学书目,其中列举了早期西人编撰的汉语学习工具书共 53 种。编者对每本书的主要内容、版本信息、价值及影响都做了述评。这是现今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一份汉学书目。^①

进入 20 世纪,法国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于 1878 年至 1924 年间陆续出版了权威性的目录学著作——《中国书目》及补编和索引,凡五大卷。该书目根据图书所涉及的不同主题划分为五大类:中国概况(包括民族、宗教在内)、外国人所了解的中国、中外关系、中国人所了解的外国、中国边疆区域概况。其中第三卷第一部分第八章列举的正是“语言和文学类”图书,包含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有关的西文书目多达千余种。这千余种西文书依照“起源—比较研究”、“词典编纂(包括字典、词汇表、会话手册及字典稿本)”、“语法”、“文选集和教科书”、“各种论文”、“文字”等主题归类。高迪爱对每册书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与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书名、作者、卷数、页数、各种版本、各种译本、主要内容、研究概况和简评等。该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西人汉语研究史最为重要的一部入门书。^②

1958 年,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与他人合编并出版了《西

① The List of Foreign Works upon China, of a Philological Nature, Translations, Traves, ect,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Ohio: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49, Vol. XVIII, No. 8, pp. 401—444, 657—661.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创刊于 1832 年 5 月,1851 年 12 月停办,共 20 卷 232 期。该报所刊文章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面的内容。

②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2. éd., Paris: E. Guilmoto, 1904—1922, Vol. III, pp. 1579—1754. 《中国书目》初版于 1878 年至 1885 年间,1904 年至 1908 年再版增订本,1922 年至 1924 年出版补编和索引。

文文献中的中国:高迪爱〈中国书目〉续编》,在高迪爱《中国书目》的基础上补充了 329 种有关汉语研究的文献资料。^①

2008 年,泰国华欣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②一书。该书目主要以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 1941—)和冯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两位瑞典学者的藏书为基础,若不包括丛书,目录编号有 1551 种。编者有意识地将高迪爱《中国书目》作为最主要的参照,在编写条目时特别标注该书是否被《中国书目》收录。从汉语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并没有提供比高迪爱《中国书目》更多的信息,不过由于它按照年代编纂并采用解题目录,非常便于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苏联知名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92—1964)于 1932 年出版《中国书目》一书,收录了 1730 年至 1957 年俄苏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论著目录,共两万种之多。该著作不仅是俄国汉学史的奠基之作,也为我们认识俄罗斯汉语研究史提供了文献基础。^③

除了专门的目录学著作外,在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出版的馆藏书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西文中西关系书目。它由英国学者约翰·勒斯特(John Lust)编纂而成,题名《1850 年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按照主题分类。在“语言”这一类别中收录了 93 部论著,其中有个别文献资料因收藏在其他丛书中而

① Yuan Tongli,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58, pp. 383—403.

② Björn Löwendahl, *Sino-Western Relations, Conceptions of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1477—1877)*, Hua Hin: The Elephant Press, 2008.

③ 吴贺《1917 年前俄国汉语研究史的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2008 年第 27 卷第 2 期,总 106 期,第 37 页。

被高迪爱所忽视,因此弥足珍贵。现在该书目所列举的图书都已做成胶片,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①

当前,国内学者对基础文献目录汇编的研究处在译介和整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阶段。比如张西平等学者编著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一书,在第四编“目录”中,用了三大章节的篇幅分别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馆藏西文汉学书目中有关汉语部分、高迪爱《中国书目》中汉语学部分进行选编,并从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神甫编撰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中提取有关中国语言语法的专著编制成“在华耶稣会士所撰关于中国语言的语言学著作目录”一表。^②

2. 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译介

在西方学界,整理分析早期西人汉语研究资料的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20世纪以来,国外对西人汉语研究原著的译介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列举说明如下。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他们共同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1934年,意大利耶稣会史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 1890—1963)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① 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London: Bamboo, 1987. 1987年英国学者约翰·勒斯特(John Lust)完成了对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收藏的654部有关中国的西文著作的整理和编目工作。随后,国际文献公司(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将这批文献制作成同名微缩胶片在全球销售。

^② 张西平等《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1051页。

内发现了一组未署名的手稿,经考订视其为罗明坚和利玛窦在 1583 年至 1588 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2001 年,美国著名学者魏若望(John W. Witek, 1933—2010)将这部手稿整理后影印出版。除辞典主体外,一起出版的还有魏若望的《序言》、杨福绵的《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以及《〈葡汉辞典〉注释》,这三份资料都有葡、中、英三种语言的文本。^① 这部辞典的影印出版,对于今人研究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早期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曾在 1652 年至 1653 年间用拉丁文撰写了《中国文法》一书,被视为最早的一部汉语语法书。不过该书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后来逐渐湮没了。近年,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在整理卫匡国遗稿时重新发现了《中国文法》的几份抄本。他通过甄别,把自认为最完整的一份抄本编入《卫匡国全集》的第二卷中,并从拉丁文翻译成意大利文,于 1998 年首次正式出版。^②

早期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在中国生活了近 40 年,留下不少关于汉语学习和研究的论著。《华语官话语法》是他撰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经改编后于 1703 年在广州刊行。^③ 2000 年,爱荷华大学的柯蔚蓝(W. South Coblin)和雷祖善(Joseph Abraham Levi)以 1703 年西班牙文本的《华语官话语法》为蓝本翻印成英文后,与原文一并出版。他们的译介工作使得这部堪

① Matteo Ricci & Michel Ruggieri,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San Francisco, CA: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② Martini, *Grammatica Sinica*, in *Martino Martini Opera Omnia*, Trent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 1998, Vol. II, pp. 349—481.

③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Canton: [s. n.], 1703.

称世界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关注和研究。^①此外,柯蔚蓝还对万济国编写的《华语官话词典》进行编辑,分别给原稿中的西班牙文条目和汉语官话拼音用英文和中文作注,同时编制汉语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分上下两卷于2006年出版。^②

目前,国内学界对《卫匡国全集》的中文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③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的中文全译本已由姚小平、马又清翻译出版,他们在该书英文译本的基础上,还把原书汉语官话拼音逐个还原为汉字。^④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西人汉语研究文献,如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的《汉语札记》^⑤、英国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 1611—1672)的《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论文》^⑥的选译汇编也已出版。

① W. South Coblin et Joseph A. Levi (eds.),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te de la Lengua Mandarinina', Composed by the Dominican Brother Francisco Varo*,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 Pub. Co., 2000.

② South Coblin (ed.),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6. (Vol. I: An English and Chinese Annotation of the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ina; Vol. II: Pinyin and English Index of the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ina.)

③ 万明《意大利与中国学术交流新动向》,《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第25—29页。

④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⑤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æ: Cura Academiæ Anglo-Sinensis, 1831.

⑥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London: Printed for Nath Brook at the Augel in Gresham Colledge, 1669.